

四
書
待
問

四書待問卷之七

臨江 蔣鎰 編

論語

八佾

夫子言夏殷之禮皆龍言之而杞宋文
獻不足徵若以殷因夏禮言之則不必
待文獻為徵可也

所因是三綱五常固不待取徵若夫制度文為
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雖聖人亦不能以

意度臆說也

夫子既曰吾從周矣何以义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

以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必當盡從周也若答萬邦之間乃其素志耳

夫子嘗言學禮矣至入大廟每事問所問果嘗學之禮與抑未學之禮與

禮無不在在家庭則有家庭之禮在鄉黨則有

郊黨之禮在朝廷則有朝廷之禮在宗廟則有
宗廟之禮禱祠祭祀共給鬼神此禮之宗廟者
聖人明春所照其於宗廟之禮禘嘗之美固無
所不知而所知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制度之詳
器幣儀衛之細藏之府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
此所未見則安能倫識而周知故於大廟助祭
之時每事而問然後萬審是知聖人於禮固無
不學而每事問者蓋欲致吾心之知所知無不
盡格事物之理無不到而豈有嘗學未學之分

武自脩

告朔之餼羊國之大事也子貢未嘗有
位於魯安得而欲去之

此見於師友講論之辭未必實司此事曾子問
一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講明何必身獲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而欲居九
夷何也

欲居九夷蓋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仁厚之俗莫先於此

聖人可以不擇而居在衆人則不可以不擇居
蓋居陋邦唯聖人則可故所居而化不為陋所
可移或者也夷人華又安知九夷不為仁里哉
志於仁者能無惡矣則志於道者何以
猶不免有惡衣惡食之恥

仁切於心志於仁則其功夫大段已見親切呼
以必無惡道字較寬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
也若所志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惡衣惡食之

事

荀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志於仁未是行得仁安能每事盡善以爲無惡不識志於仁便可無惡否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志者心之所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以

不及仁

君子之於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有仁以
爲之體則義爲之用義以爲質則禮誠信三者
又義之用仁統乎義言義則仁在其中矣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而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則君子猶有不仁者乎

仁者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自然唯其心存而不
放則渾然天理自無一息之間斷所以爲成德
之士然天理不常行則仁或有時而不存雖以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遠於三月之後是以君子
貴乎操存也然君子固有不仁之時亦未至如
小人之全不仁者有矣夫者謂無而或有之辭
未有小人而仁者則小人之必不仁也審矣固
知君子不仁一章蓋為小人發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顏子特三月不
違仁者顏子將不得為君子乎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者夫子勉人為仁之辭
若顏子則已造至處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

其全德三月所以言其久才有間斷隨復接續此與聖人未達一問君子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好仁之人無以加矣而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則

好仁者亦有蔽與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有好之而實者有好之而未寔者論語兩言好仁其曰好仁無以尚之者言好仁之人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好仁而寔者也

其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言徒好杜仁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必有可蔽其好之而未實者典集註以真字註字言之義可見矣夫子嘗並稱顏子之好學矣而子路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先儒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子路勇於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耳好仁而蔽夫子為子路不好學者言之也好仁者豈有蔽與夫子生知之聖而未嘗不好學故好學如夫子則無待於好而自無不仁好學如顏子則真知

仁之可好以至於仁若子路則不免蔽於過矣
蓋好之而未寔者也故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
不違仁子路求仁薈薰

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而
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
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好惡必有
輕重矣

好仁者天資溫和寬厚其知仁之可舉々天下
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

不仁之可惡惟恐不仁者得以加乎其身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唯其好仁之分數多孟子正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唯其惡不仁之分數多論其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其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惡之皆成德之事此夫子所以歎其未見

以天資言好仁者較渾厚然好仁而未至反不及惡不仁者之有力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行

之果決真如惡惡與之惡唯恐惡與之及身有
陞立千仞之意

人唯不能無偏重處故其所就亦必於其重處
得之雖聖人以好惡分輕重然有能用力于此
則好仁者所行皆仁惡不仁者所行亦皆無不
仁矣其所至一也

觀過斯知仁矣君子依乎中庸仁者且
有過乎

此言觀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君子雖過

于厚過于愛而不害其為仁也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昭公取于同姓而孔子以為知
禮是聖人且有過矣然周公過於愛其兄孔子
過於厚其君是不可以為仁也故曰觀過斯知
仁矣

過於厚過於愛蒙即其仁可知過于薄過于忍
蒙即其不仁可知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包仁與不仁而
皆之下文觀過斯知仁矣則又專言仁

何也

言人之過也各於其党則原薄愛恩自無不包含觀過則自觀觀人亦無不備言斯知仁則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故程子尹氏皆通論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何以志於道者猶有慚惡衣惡食之累

求安飽者適乎口體之實而已慚惡衣惡食者非以其不可於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

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亢
又在求安飽之下矣志於道而不免於此其志
可知

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才著求字氣
已不貫

於人則不可求於己則不可不求所謂君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

貫語曾子子貢

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文強識之力
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而皆未知其理之一
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可見
矣

一以貫之夫子之告曾子子貢不同二
子領會遲速亦異

知之博者不知行之篤曾子蓋篤行者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直呼其名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貢博

學多識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猶未能如曾子之一唯一然其積學功至於此亦將豁然有得矣先儒謂曾子是從源流下子貢是從流泝上及其至之一也

告曾子是直指其心而告之告子貢先發其疑而告之曾子守約故其悟速子貢務博故其心疑聖門師友告語之際自是不同

一貫之道曾子質魯而應之速子貢之達乃若未喻

曾子務內而守約其於聖人用履篤信力行此質魯之效也所未達者體之一耳故一告之則唯而無疑子貢方人而以言語稱夫子謂其億則屢中其為明達可知矣然學博者多不能守約務外者必不肯力行其於性與天道雖能聞其所以然未必能體其所以然故猶未免以多學窺聖人也其不速喻也宜哉

夫子之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

歸

凡人之性魯鈍者其力專而明者其見遠見遠
者能博而闊于事情力專者時敏而篤於行寔
此二子之於貫可以喻之有遲速也

晉書

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

行之異

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
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

塗轍耳

曾子聞一貫則曰唯可謂應之速而無

疑者夫子何以稱為魯

孔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為少矣而一貫之旨唯
曾子為能領此而曾子質魯之人耳蓋質之魯
則其為學也誠篤故于聖人日用之道無不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唯其未能知道之全體然用
力之久將有所得故夫子告之以一貫之道曾
子果能默契其旨對以一貫曾無留難此其可
以繼往開來唯曾氏之傳為得其宗也故程子
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夫子言一貫曾子何以言忠恕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日用之道蓋已觀省而服習之惟其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則不免有二然用力之人亦將有得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可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門人有問而曾子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

本末上下皆可以為一貫一貫是夫子無為之
終始忠恕忠恕是曾子用力之一貫退一步言
之也

曾子聞一貫之旨雖有得焉而難以告人故借
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推明之使門人之易曉
也忠即一恕即貫一本萬殊也一貫聖人之事
忠恕學者之事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明
一貫之旨一貫是無為之忠恕自聖人而言也
忠恕是用力之一貫自學者而言也曾子蓋自

一貫放下一級言之是忠恕未可謂之一貫自忠恕可以至於一貫耳先儒謂曾子之告門人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未有領會者亦無間焉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間則異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足以盡夫子之道乎

忠恕一貫自其體而言辭難不同本旨無異自

其用而言則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者事耳
忠恕二字謂之盡一貫之者固不可無中心為
忠有一之義推是以及人為恕有貫之義學者
則謂之忠恕聖人則謂之誠仁程子又以惟天
命於穆不已言天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
天之恕然則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
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有心底忠恕其實歸於
一而已

四書待問卷之七終

四書待問卷之八

論語

公冶長

臨江蕭 鑑 編

漆雕開曾點言志不同何以皆謂之已見大

意

大意是大綱功夫所見大綱則於細密處必有所未
盡曾點志大見處甚高故下視天下之事皆所不屑
為漆雕開見道分明而自信不及未能必其力行之
所至以所見言則點高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

於聞以功夫言則皆未精密故止見大意耳

曾點可見在知漆雕問可見在行曾點氣稟高明見得上一裁故能言而行或不掩漆雕問氣質貞固見得下一裁故雖信而不敢自信皆謂之已見大意者先儒謂大意是大綱功夫大綱雖已見得而於理未精明審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裁又曰野哉由也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及門人不放子路則曰由也升堂矣可謂升堂其事安在

子路好勇蓋有不當強而強者浮海之喜不能裁度
事理以適於義也正名之對不能闡疑而率尔妄言
也北鄙殺伐之聲氣質剛果而不足以中和也然其
見義勇于必為如唯恐有聞及人皆以有過則喜則
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城聖人於門弟子未嘗
不抑其研過亦未嘗不與其研至抑其研過使之懲
其失而必改與其研至使之進於學而不憚此聖人
是非之功公欲人之遷於善也

孔門弟子如由求赤夫子未嘗許之以仁何

謂以如其仁與管仲

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才有私意便不是仁三子豈果全不仁者但未能有以盡勝其私所謂日月至焉者耳管仲之心豈是純乎天理者但有仁者之功在天下後世亦不可掩故以仁之全體而言則三子猶未足以當之以仁者之功而言管仲其庶幾乎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以子曰性相近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嘗合性與天道言之而人之

所以受乎天，天之所以賦乎人，其相與之妙理愈精
微而旨愈淵奧，有不可得而聞者。子貢至是始得聞
之，而有是言也。

夫子不與令尹子文、陳文子以仁何以獨許

管仲

子文相楚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
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則其心未
免于私，而其不仁可見。管仲之時，勢蘶勢日張，少緩
治之，則中國皆為被髮左衽之歸。管仲有仁之功，自

不可揜比之二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誰如其仁也

子文文子之忠清夫子不許以仁比于伯夷之忠清則許以仁

比干至誠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有全其心之德伯夷從父之命有以合夫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心渾然全無私欲之累雖無諫紂讓國之事已是仁人子文文子但各因其一事為忠為清而其為人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故止謂之忠

清而不得謂之仁蓋比干伯夷之忠清而謂之仁者
以其心而言子文文子而止謂之忠清者以其事而
言

季文子三思子曰再斯可矣是不以多思為
尚也而曰君子有九思何哉

三思而後行者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九思各
專其一蓋最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及言狂而不直則曰
吾不知

狂者進取進取者不為枉曲而直可取也則巧偽生
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亡焉為無足望矣

孔子言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後來曾皙
之徒吊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裁之之
後何故猶如此

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曾皙

子路駕車馬衣輕裘而夫子稱其衣敝縐袍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何與

子路之願蓋與物公共之意而不忮不求乃其素行

故衣敝縕袍立于狐貉之側而不恥使其有車馬輕
裘必能樂與朋友共之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然後能車馬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子曾哲皆能嘗言志而夫子不以與點者
與同可也

孔門言志有從心上言者有從理上言者從心上言
則實有是心者其可行必切近而精實從理上言則
得見其理者其可行必玄遠而高妙顏淵從心上言

者曾晳從理上言者論其氣象則曾西所言固高於
顏子以其見理之玄遠而高妙也論其工夫則顏子
言無非確實以其用心之切近而精實也而夫子或
與我不與者蓋夫子知顏子得之於平日其知曾晳
得之於一時得之於平日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
得之於一時者不與之則無以見其與已之志同也
他日有曰賢矣回也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回違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非
與之之深何以至此

雍也

夫子稱顏子為好學而曾閔諸子不與焉乃以敏而好學稱孔文子文子與顏子其是班乎

哀公君臣以弟子好學為問則所答者好學故必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乃為真好學子貢以況固謚文為問則所答者謚文故因謚法勤學好問為文以見文子之文乃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文非經天緯地之文蓋不以好學言也
荀爽

有窮理盡性之學有記誦文詞之學自聖門而言非
窮理盡性以至聖人之道者不得謂之好學此顏子
所以獨稱而閔曾諸子不與焉自衆人而言則凡誦
記文詞勤學善問者皆可謂之好學此孔門之可能
而閔曾諸子以此為不足言矣

子華使於齊禮人臣無私交束脩之間不出
竟夫子恐無私使鄰國之義

子華之使乃師友之禮親故之間非必私交隣國
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貢申

中之以冉有及遽伯玉使人於孔子皆使之類也

子謂仲弓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答仲弓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文或者以為教之以
取人廣大無方之意如何

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之語則其於取人之方或者
未廣夫子既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語之矣若犧牛
之喻則非與仲弓言之南軒引後章言之蓋為固設
不欲言仲弓之父不肖耳而謂以此語仲弓則非也

二章意自不同

冉閔以德行名閔子辭費宰而仲弓宰季氏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孔顏之樂自是私欲天淨盡天理流行自無一毫之
累可以為樂然樂在其中則是自然之樂不改其樂
尚有不改工夫未免有意略與聖人不相似然未達
一間耳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優游自在無適而不

自得故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子貢貧而無諂能知自守矣及聞夫子貪而樂之言又引詩以明之夫子既與其可與言詩矣而子貢不如

顏子何哉

顏子亞聖之資知行兼盡其可樂者蓋所自有子貢知有餘而行不逮故于夫子之言雖有得未必實能樂其樂也故視顏子自以為弗如夫子亦與其弗如

顏子之樂與曾哲浴沂詠歸氣象如何

六軍在前萬務在後聖人宵次氣象常如此顏子同乎聖人者也曾哲却不能常如此為其志大而行不捨可以做不到頭

士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亦有小人者乎君子循天理故其為學唯欲得之於己小人徇欲故其為學唯務求知於人為人而學若子之儒必不如此君子小人以對舉言之君子儒為己則為人者可知其為小人然究其所以分則天理人欲毫釐之

問耳

乞醯之直夫子不取孟之反策馬之言得無
近于不直乎

夫子以其不代言之策馬之言反以信其不爲伐也故益之反則爲證矣豈得爲不直乎

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同異

何莫二章之義正固故某註以何故乃不由此道釋
之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者之不能不由道
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道也多矣又何說以該之

耶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司馬牛問
仁子曰為之難反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
問乃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樊遲粗鄙近利故教之以先其事之所難後其事之所
得司馬牛多言而躁故教之以於言必有所忍而不
易發欲使為其所難以至於仁也人有克伐怨欲
而能制之使不行謂之難能可也謂之仁則未也上
二難字以進德言下一難字以學力所至言

樊遲未能為仁之難故告之以先為其所難司馬牛
未知為仁之難故告之以為之之難使之勉其所不
能而不敢輕以為易原憲已能為其所難而疑以為
仁故許以為難使之去其餘累以至於仁是難者所
以為仁而非仁也

諸子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則然矣樊遲三問
仁而答各不同何也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然也樊
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然也聖人

教人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已

樊遲問仁者三夫子答之其說不一抑有先後乎

聖人教人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之樊遲粗鄙近利故因其問仁而先告之以恭敬忠之說使之存心養性積中而發外次告之以先難之說使無計獲之心至於愛人則又以仁之用言之聖人教不躐等於此可見

恭敬忠自始學至於成德皆當如此仁之體也先難

後獲乃恭敬忠之積于中者所為若非恭敬忠則先
難後獲可無措手愛人則恭敬忠之施於用者
胡氏以恭敬忠為先先難次之愛人最後蓋非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所謂先難無可下手既恭敬忠
又先難後獲至於愛人則其用之發於外者是以胡
氏之言雖無明徵而其理則先後之序固當如此

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果以是為猶
病乎

堯舜在上能保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見得道理無窮聖人之固自以為未足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
豈非堯舜之所欲一有不及即是此心之病苟語治
已足便不是聖人

告子貢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仁一也而說
何以不同

子貢見夫子不輕以仁許人故舉博施濟衆以見其
所問之大夫子恐其不切於己也故言立人達人以

見天理周流而無間若克己復禮唯顏子為能領此
然克己復禮為心之德立人達人為愛之理克己復
禮已包立人達人之意立人達人亦具克己復禮之
理要在人分別之而已

夫子答博施濟衆謂仁之間則曰堯舜猶病
及顏子問仁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博施濟衆聖人之功用克己復禮為仁之本體功用
在人不能必其普偏故堯舜猶病天理在我則克己
復禮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子貢好為高遠而已

博施濟眾為仁則愈難而愈遠顏子心不違仁故能
因是以求勝私復禮之自直以為己任而不疑此又
二子問學淺深之效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以字推字體
認自明若能近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固是恕至於欲立欲達與吾亦欲無加諸人
集註謂狀仁之體然不說欲字便似有勉強
之意如何

仁者己私消盡中無障礙故說己卽人便在不待以

類而推所謂以己及物也恕者方欲濂夫己私尚有
障礙因己而後及人特以類而推所謂推己及物也
仁恕皆是與物公共之意但仁者見得快恕者見得
遲凡言欲者皆是己所欲之欲正是以己所欲者則
施之於人若言有勉強意則當云己立而欲立人已
達而欲達人經文却不如此

四書待問卷八

十一

四書待問卷之八終

四書詩問卷之九

臨江蕭鑑編

論語

述而

夫子戒子路之好勇則曰賤事而懼而又曰

勇者不懼

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非血氣無以載義理非義理無以養血氣此孟子之言養氣必曰配義集義而以無是不慊為餒也義理血氣相為用故共為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德盛
體充無所控撓而何以懼為武若夫血氣勝於義理
而一切以不惧行之君子必亂小人必盜是非勇之
過也有勇無義之過也子路好勇往々血氣之分數
多義理之分數少故夫子深裁抑之臨事而惧欲共
敬于事也非謂勇者之必惧也不惧正勇者之事臨
事而懼夫子為子路好勇過我言之耳

子在齊聞韶韶舜樂齊何自有之

說者以為陳公子完抱韶樂奔齊其說本漢禮樂志

史記齊子商均有一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樂如之
則謂陳有船可也而取微子抱祭器適周為微或謂
陳非士國完以罪出宜不得而抱之或者成王以天
子之礼樂陽伯禽故魯得備四伐之樂春秋之時王
室衰微諸侯皆有備礼樂之心而魯之師摯適齊、
之有招樂蓋自摯始夫子嘗稱摯矣必其於樂有可
觀者自脩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豈未學之前固
嘗有過學易而後無大過將猶不免於小過

序

到聖人地位愈覺義理無窮聖人存心如此未嘗自說無過至比方言無大過則猶似未能無小過也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虛糊如此類方見聖人氣象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何以不言易樂春秋

古之為士所習詩書礼樂而已言礼则樂在其中易掌於天下春秋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貽難有為不自必之詞者於公伯寮是也有為
自必之詞者於桓魋匡人是也伯寮之懇子路利害
在於廢興之間其懇之行則季孫惑志必有是理聖
人豈得而必之哉至若桓魋匡直欲加害于孔子則
聖人固知其必無理矣如予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也

夫子既言吾無隱乎爾何以又曰予欲無言
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其妙道精
微之發亦皆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自其體

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者觀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
自有可道可法可觀可度者存自其天理流行之實
者觀之則共至誠無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自然有
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聖人之所以為天也而豈博
々然命之乎自脩

先儒謂予欲無言與吾無隱尔之意相發蓋則言無
隱而未及無隱之實必待後篇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然後無隱之義始明蓋學者知
無言之隱而不知無言之無隱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不
揮

多聞未必盡實若有所從不可不擇多見則得於目
覩見其所已然但未有所行則不可不識以備參考

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矣及子貢以夫子為
多學而識之則又以為非

多見而識多學而識皆知者之事多見又知之次者
不知而作聖人所必不有多見多學聖人所不必無
但學者以是觀聖人則為未得其要耳子貢以己觀

聖人者也故以為多學而識之而不知聖人之所以
聖不在于多學能識之勤而在於一以貫之之地耳
曰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非真以多學能識
謂非聖者之事蓋以撤子貢之叢使之造於
一以貫之地耳然多學而不知一貫則無以至於理
知一貫而未嘗有多學能識之功又將何物以貫之
故聖人自曾子外非子貢不足以於此

仁道至大夫子既不輕以許人而曰人遠乎
武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易言之

仁道至大非全體

不足以當之非當理而

無私心者不足以行之聖人未嘗以為易而許人亦
未有以為難而絕人於人心之所固有所謂心之
德也常人蔽於私而不反能反於其心而不知求故
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吾心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
天理之公則吾心之所固有者即此而在矣夫何遠
之有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仁似易言也又曰
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則仁又似難言

言之易所以取人進德之權言之難所以教人力行
之至夫仁人心也不假外求欲之則至固無難者然
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即是此心不無私欲之累力有
不足即不能勝此重任故至之雖易猶須勉用其力
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聖人未嘗以仁為易而有之於己亦未嘗以仁為難
而絕之於人蓋仁道至大一有不至即為非仁而為
仁由已反而求之在我而已學者不可以聖人自謙

之辭而怠於用其力也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
自心德之全而言則根於周有不假外求故欲之則
至自天道之備而言則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者故曰
吾豈敢薦哉

泰伯

泰伯文王其迹不同夫子何以皆稱至德

泰伯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文王處殷
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然泰伯至德是對太
王剪商而言文王至德是對武王誓師而言若論其

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太王泰伯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若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有不得其全者矣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可以為至德

泰伯諸侯之子何為言三以天下讓

泰伯之讓在太王騎迹甚微人莫能知而可以使文武之有天下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或曰使其不逃

亦足以造周故曰以天下讓

述而以國讓者泰伯之述使文武得以百里定天下
者泰伯之心使泰伯而不讓必不肯以滅殷為事不
讓國不滅殷則上不能成太王之志下無以開周八
百年周邦之基泰伯之心荒矣故讓之而然後已
之心得大王之志遂周之天命自此始矣自脩

泰伯之讓知天之必為周也知天下之必為周而不
以天下為利者以天下有待於文武也天下有待於
文武則大王傳次必在季歷故讓之季歷以及於文

武焉當是時周雖未嘗有天下而其所以能使文武
造周者皆自泰伯之讓基之則雖謂之以天下讓亦
可蒼蓋

能矣而問不能多矣而問不多於寡不能且
寡矣而下問之豈人情乎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唯恐一善之不盡故已固能
矣豈不猶有所呼未能已固多矣豈不猶有所欠觀而
人之所不能者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所寡者或
寡於此而贏於彼也其所以問寡問不能者求盡乎

義理之無窮非挾其能且多以窮人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過庭之訓何以止言

學禮詩學而不及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過庭之訓但及詩禮而未及於樂者教不躡等

聖人教人固有次第興詩為學之始立禮為學之中成樂為學之終過庭之訓而曰學詩學禮者蓋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後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

德性堅定而後能立其不言樂者或者此明伯魚之學可及詩禮而未及於樂故必詩禮之就而後成之以樂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使衰世之人皆如此誰與興天下之治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既以邦有道而貧賤邦無道而富貴為可恥又以邦有道殺邦無道殺為可恥

上章為天下有道而隱無道而見者言之下章為有

道而苟祿無道而貪祿者言之其可恥一也
子曰邦有道貧且謙焉恥也又曰邦無道穀恥也
士當治世無可行之道而安於貧賤無有為之才而
但知食祿其為可恥均也

有道而貧賤恥於無德可進有道而穀恥於無道可
行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々
乎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至諭博施濟衆與安
百姓則曰充舜其猶病諸

論聖人之德大無不周聖人之心慊不自足堯之德同於天舜之德同於堯其斯所以為巍巍也聖人豈不欲博施濟衆與安百姓哉顧治有所不徧及耳是聖人之心不能不以之病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況於聖人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則固已多於舜矣何以言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五臣謂禹稷契皋陶伯益舉大臣而言也舜典則有

九官十二狀四岳之任春秋傳則有八元八愷之相
此所謂唐虞之際之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皋陶益也
子夏乃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而不及
四人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人才而言也如武王亂臣
十人之類選於衆舉皋陶以夫子言舉直錯枉能使
枉者直而言也以下文不仁者遠推之可知矣皋陶
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是謂不仁者

論語卷之九終

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蓋叢

四書待問卷之九終